

颜斗作品集

爱情杀手

上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

东91A-7

44.5/8
A 2
-1

颜斗作品集

爱情杀手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(内蒙古)新登字 078 号

责任编辑:吴 仁

颜斗作品集⑩

爱情杀手

颜 斗 著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(海拉贝市河东新春路)

赤峰印刷集团印刷

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 1/32

24 印张

580 千字

1998 年 10 月第一版

1998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-T-80506-558-X/I·170

定价:29.80 元

内 容 提 要

君当吹笛在天际，我亦绝舞远人间。
世事浊浊多不平，仗剑拔刀影霍霍。七孔
起笛笛声响，五步见血血满堂。

有贼在高堂，一朝权倾却丧尽天良，
我身在江湖路虽远，正气浩然舞亦影。

恨关山贼贼，不能朝夕与共，只有灵
犀一点通，喜湖水淙淙，水乳易相溶，勿
需问我何所终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神笛杀人千里外	1
里 二 章	里上路险护孤子	60
第 三 章	神龙珍珠稀世宝	118
笛 四 章	章马单骑里雄风	176

第一章 神笛杀人千里外

江湖上有会吹笛子的杀手，传言这个杀手的名字叫苏东二，姓苏的有个怪毛病，每当他杀了人，便会为死在他刀下的人吹奏笛子。

苏东二在笛子上的造诣比之他刀法高绝多了。

苏东二现在就坐在一棵老柏树下吹奏笛子！

苏东二的附近草地上，石堆边，山溪岸就躺了七个人，当然是死了的人。

苏东二出刀是为了他的职业，吹奏笛子是为了同情，因为他永远明白，这世上每一个人，不论这人是好人或者坏人，都是父母辛苦拉扯大的，也都曾是他们父母的宠儿！

苏东二更知道只有他才能算这世上最不幸的人，因为他的母亲生他的时候就死了，他是怎么长大的？他自己根本不知道！

一个自小不知爱滋味的人，这个人必孤癖！

苏东二不孤癖，因为苏东二有笛为伴，笛子就是他的精神食粮，一个人的精神有了寄托，这个人就不再孤癖了。

苏东二一早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吹笛子，他吃过饭也吹笛子，睡觉前更是吹上一个时辰笛子，当他孤单的走在路上时候，他就会一边走路一边吹笛子。

苏东二为死人吹的笛子是哀伤凄怨的，悲天悯人的，听起来仿佛一切的错全是因为他袖内的那把刀惹出的杀戮，他在咒骂自己太过残忍而又对不起死在他刀下的人。

于是那凄怆的笛音，划过了夜空，响遍了森林山谷！

于是林中有了夜鸟的随鸣，便十多头闪着绿芒的野狼也在引颈长鸣厉嚎了。

苏东二不只是吹出哀伤的笛音，他也吹奏出轻松的笛曲，笛子本来就适于轻松活泼的曲调，箫才是凄婉的！

然而苏东二的笛子吹奏出哀怨之音比箫听起来更觉如泣如诉，便山林也会为之毫无生气了！

苏东二吹哀伤之音，总是盘膝而坐，但他现在忽然吹起高亢轻快的曲调，他也站起来了！

刹时间万物有了生机，群狼为之雀跃，仿佛天空中的

月儿也在笑了。

轻快的笛音响起是短而简明的，苏东二已挺立在一块大岩石上了。

于是，夜暗的山道上来了个矮壮汉子。

这矮壮汉子像飞一般的刹那间已站在苏东二面前，他朝附近地上数着，然后冲着苏东二点点头，随之把个包包交在苏东二的手中。

苏东二接过包包揣入怀中，矮壮汉子只简短的对苏东二道：“娘子关西边三十里，太行山的大风谷中，狙杀东厂之人，一官与八个番子！”

苏东二不问为什么，他只是重复矮汉的话：“狙杀东厂之子，一官与八个番子！”

矮壮汉子点头，道：“五日后的此时。”

苏东二又再述：“五日后的此时。”

矮壮汉子回身便走，苏东二也走了！

果然，苏东二边走路边吹奏笛子，他吹的是振奋人心的曲调，然而只有他一人，只不过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月夜里，十多头野狼跟着他，野狼绝非是想吃掉苏东二，野狼在听他吹奏笛子！

苏东二有个毛病，他喜欢走夜路，有许多次他白天住

客栈，他现在就打定主意，天亮去往娘子关！

娘子关位在太行山东边，过了娘子关进入太行山区，走路不过两天就到太原！

苏东二当然知道这条路，这是他第五次操刀在这条路上了，如果问他一共杀了多少人？他实在需要搬动指头算上一算才知道。

苏东二当然不去算他杀过多少人，因为他只管出刀！

苏东二来到娘子关，他住在距离关隘半里地的“黄土客栈”，苏东二每次经过娘子关他都是住在这家听起来十分土气的客栈，而且也住在他喜欢住的那间耳房。

这家“黄土客栈”的小二早已把苏东二当成老顾客般招呼，也知道苏东二最喜欢住在东侧那间小小耳房，平时只要客人不多，那间耳房便总是空着。

苏东二很大方，他赏给小二的银子比之他住店的银子还多。

苏东二对穷苦的人不会小气的！

苏东二总以为他奉命搏杀的人总是十恶不赦之辈，所以他出刀，而且一句话也不多说便出刀。

苏东二也相信，有许多事情官家不一定能处理得很好，那么，官家无法摆平之事就只有借重江湖人物，而苏

东二就是个标准的江湖人物！

苏东二回来了，他昨夜不但到山中吹笛，而且也走到了大风谷。

苏东二在大风谷中吹笛子的时候，他有着亢奋感觉，从谷内吹出山谷的时候，他发觉山林中的野狼在跳跃。

苏东二走近“黄土客栈”时候天已经快午时了，令苏东二吃惊的是饭堂上，正围坐着九个人——一个朝官与八个带刀番子。

苏东二算一算时辰，这些人应该是明天才会过太行山区，怎么早到一天？

苏东二只不过在心中思忖，人已走入耳房，他关上门便倒头大睡。

苏东二天黑才醒过来，小二已经把苏东二吃的喝的全部送进房中。

苏东二只简单的一句话：“什么时辰？”

小二吃的一笑，右手指头指向天，笑道：“天刚黑不过半个时辰……”

小二放低声音又道：“爷，今夜还出外？”

苏东二道：“在客栈吹笛子会惹人讨厌！”

就在这时候，前面传来娃儿哭声，苏东二皱皱眉，道：

“谁家孩子在哭？”

小二先是瞧瞧门外，这才低声对苏东二道：“是个书生带着妻小，好像与那几个东厂番子是一路的。”

苏东二愕然道：“你怎么知道他们是一路的？”

小二道：“坐在一起讲着悄悄话呀！爷！”

苏东二道：“听到什么了？”

小二道：“没听到，但神色上十分严肃。”

苏东二不问了，他挥挥手命小二退出门！

吃饱喝足，苏东二原本是要走的，他当然是要往大风谷走，但当他听到门外一阵足声，他不走了！

那足声自耳房门外轻悄悄的走过，不旋踵间听得隔房房门被人推开来有人走了进去！

苏东二摒息鼻音双耳竖起，他这个功夫叫“吸音”，运起来十丈之内可听蚁语！

苏东二不必走出房外，更不必潜到隔房窗外窃听，他此刻连隔房几个人的出气声也听得十分清楚！

苏东二已明白隔房中一女二男与一个娃儿，那么，另外八个番子仍然在前面了。

苏东二的神色庄严，他的双目睁得大极了，因为他在听。

他听着一件令他全身震撼的事情！

“他是我大哥哥也，为什么？”

“三王爷，别问为什么，当权与利一旦凌驾于亲情之上的时候，便父子又怎样？”

“哼，我应该明白，小时候他就没拿我们当他弟兄！”

“三王爷，这些就别提了，我是奉派来拦杀你夫妻小儿的，可是他们忽略了我与三王爷之间有着一段过去，那是我一生忘不了的！”

“冲天，还记那事呀！自你入东厂以后，老实说，我多少对你有些灰心，只是想不到你……”

“三王爷，你已经知道了，二王爷死于秦中，四王爷死于淮阳，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三王爷，出使太原，那是他们的一招幌子！”

“我知道，可又不敢不来，唉！来却必死！”

“所以我了冲天冒个大险，过太行山之后保三王爷入太原，我与八番于再商议……”

“他们八人同意吗？”

“八人是我的心腹，哼！谁也少不了有几个心腹的！”

“那就全凭丁大入了！”

“我想知道，太原胡将军能否真正保住三王爷平安，

如果东厂有人找去!”

“放心，我与胡将军私交甚笃，胡将军最恨东厂那帮人!”

“唔，胡将军还有这种想法呀!”

“丁大人，咱们何时出娘子关?”

“明日过午最适当。”

“明日过午呀！那不是到了山中天就黑了嘛!”

“咱们保护着三王爷，这一路应该不会有问题，能选在夜间走大风谷，是一招出人意外的棋子。”

“丁大人，对于你的义气，小王心存感激，我朱英如果有一天站起来，你就是我的最亲密的战友。”

“丁冲天先谢过三王爷了。”

“丁大人，你去歇着吧！明日过午上路。”

于是，房门拉开了，只有一个人自耳房外走过。

于是，隔壁房中有了语气。

“英，这人靠得住吗?”

“私芸，咱们这是自石门潜出来的，抛弃了一切为的是牺牲性命，眼前只有相信丁冲天了，看他这样子，应该不会有有什么问题。”

“咱们的王府家将未有一个跟来，突然由丁冲天出

面，真令人担心，万一……”

“本王以为不会是圈套。”

沉默了，没有再传出声音来。

大风谷迎面的高峰上吹下一阵窒人的落山风，山谷中立刻有反应，那只是哗哗啦啦的树叶响，便那辆停在山道上的独拉单结马车车帘也发出噗噜噗噜响声。

荒寒的山谷中芦草悉悉，有几株缠着枯藤老葛的光秃大树，透着无奈的凄凉味。

风声树声再加上那匹马的前蹄直刨地，这才意味着这儿已死了人。

赶大车的就死在大车一边，鲜血流到路中央形成一个血池，差一尺未被那匹马踩上。

赶大车的死的似乎不甘心吧！两只眼睛睁的大极了，黑眼珠子不转动——当然他永远也不会转动了。

石堆的那面却又跪又站的三个人，他们是夫妻与一个娃儿。

围在这三人四周的却是八个东厂番子，还有一个大汉正是这八个番子的头儿。

这些人可不正是昨日住在娘子关的“黄土客栈”那批人。

此刻，那男子消瘦的面庞上一片既惊且怒之色，他也悍然的站在那里，一副准备就义的样子。

女的，却拉着十来岁的娃儿跪在地上，她在拭泪。

八名凶神恶煞似的番子持刀准备砍人。

“冲天，十年交情就这么轻易付水流吗？”

“三王爷，你体谅！”

“冲天，我们几乎就是换帖兄弟了。”

“了冲天不敢高攀。”

“丁冲天！我朱英扪心自问，对你了冲天毫无半点欠缺之处，昨夜咱们的话犹在耳，原来你……”

“三王爷，了冲天说过，我无奈。”

“丁冲天，我只想求你，求你放了我一家三口，我可以对你保证，从此消失不再出世，什么世袭爵位或继承大统之念，我朱英决不稍存半分妄念。”

丁冲天冷冷道：“我担待不起，三王爷！”

朱英双目一厉，道：“丁冲天，我悔不听老管家之言，你到石门王府要保护我立刻逃往太原之事全是一派胡言，我太相信你这奸倭小人了。”

“哈……三王爷，什么地方出刀最好？当然是大山谷中最干净，我丁冲天不想在人多地方杀人，尤其是杀皇族

“我怎么也要落个弑王之罪名呀！”

忽有个番子冷冷地道：“丁当头，时辰到了，月已正中，寒霜在降，咱们——”

丁冲天呵呵一笑，道：“何不叫三王爷更加明白，也算往日三王爷对下官的知遇回报吧！”

朱英全身一紧，道：“本王已够明白了，丁冲天，不就是你个不仁不义忘恩负义要取本王之命吗？”

丁冲天站在石头上摇着头，道：“三王爷，你怎把丁某看成有那么大的权呀！丁某只是奉命行事。”

他顿了一下，又道：“三王爷，我丁冲天要对三王爷说的不是别的事，老实说，三王爷不该去太原的。”

朱英惊道：“怎么说？”

丁冲天道：“胡将军奉有指令，如果出大风谷三王未死，杀之！”

朱英咬牙，道：“可恶呀！胡震山也被收买了，他……他是个方面大员呀！”

丁冲天道：“三王爷，便方面封疆大吏也已变心，我丁冲天又算得什么？所以希望三王爷你多多见谅吧！”

他抬头看天色，月儿已中天，丁冲天的手举起来了。

“呜……呜……”

这是清脆的笛声，寒夜静听，着实令人吃一惊。

“有人……”丁冲天拔身便往笛声处扑去，他的刀已指向一株老树下。

他就快到树下了，却突然回头大叫：“杀了他们……”

丁冲天这儿是下达屠杀朱英一家三口的命令，八名番子当然明白。

八个番子就快围杀上去了，突然间一条人影快逾闪电般自丁冲天的头上掠过，半空中五个空心斛斗未落地，就听得几声嗥声传来，空谷中响起吓人的回荡。

围杀的番子四人已倒地不起，另外四人在外围，忽见情况有变，立刻举刀围上。

丁冲天返身疾回，口中厉叱：“什么人，不要命了，这是官家在办事，休得插手。

那黑影，敢情正是苏东二。

苏东二早把双方的话听去，他也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，这是兄弟阋墙之斗，人间悲剧一大桩。

苏东二是来杀番子的，他奉命要杀这些人，当他应该出刀的时候，他是不会手软的。

丁冲天见苏东二站在三王爷一家三口面前，他冷冷地叱道：“你多事！”